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 (法) 布尔迪厄著; 刘晖译. —北  
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2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3312-3

I. 帕… II. ①布…②刘… III. 帕斯卡尔, B. (1623~  
1662)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6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0401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图 字 01-2009-1000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 数 256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0.00元

# 学术前沿

##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七十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 导 言

我之所以下决心提出几个我原本更愿意留给哲学的问题，是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哲学如此喜欢问长问短，但仍旧没有提出这些问题；而且，哲学还不断提出一些在我看来并非必不可少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与此同时，又不去追问它的提问的通常不大有哲学意义的理由，尤其是原因。事实上，我想将对（康德意义上的）学术理性的批评推进到讨论通常不被触及的一点，并试图说明存在于闲暇（skholè）状况之中的前提，闲暇即自由的、摆脱世界上紧要之事束缚的时间，闲暇使一种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摆脱这些紧要之事的成为可能。但是，哲学家们不满足于在他们的实践中使用这些先决条件，如同其他职业思想家一样，而是将这些条件提到话语的层次，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分析它们，不如说是为了将它们合法化。

为了证明一种希望开辟通向真理之路的研究，而哲学又使人很难走上这条路，我原本可以思想家为榜样，这些思想家差不多快被哲学家视为哲学的敌人，因为他们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把消除幻想、尤其是被哲学传统生产和再生产的幻想，视为哲学的首要任务。但是，我有各种理由将这些思考置于帕斯卡尔的庇护之下，人们会对此感到信服的。很久以来，当人们通常不怀好

意地追问我与马克思的关系时，我已经习惯于回答，总的来说，如果无论如何都要归入某个派别，我更像帕斯卡尔。我尤其想到涉及象征权力的东西，这个相似性最大的方面，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的作品特征，比如消除提供理论依据的野心。但是，我一直特别感谢我所理解的帕斯卡尔对“大多数人”和“民众的健全观点”的关注，这种关注毫无天真的民众主义痕迹；而且我感谢他总在寻找“作用因”的愿望，他的愿望与他的关注密不可分，他寻找表面上最不合逻辑或最微不足道的人类行为——比如“终日逐兔”——的存在原因，而不是像那些“一知半解的人”一样，对此要么愤怒，要么嘲笑，这些人总是准备“扮演哲学家”，他们试图通过对常识观点的虚妄表示非同寻常的震惊而耸人听闻。

尽管我确信帕斯卡尔有理由说“真正的哲学嘲弄哲学”，但是我常常深感痛惜，因为经院礼仪的规则阻止我严格执行这个口令：为了反抗象征暴力，我不止一次地想要使用通常用得最多的武器——讽刺、模仿、滑稽模仿，以反抗这种暴力的作用，这种暴力通常而且首先以哲学的名义作用于哲学家本人。怎么会不羡慕作家的自由（托马斯·伯恩哈德<sup>①</sup>表现海德格尔的媚俗或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sup>②</sup>表现德国唯心主义者晦涩的虚妄想

---

①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 1931—1989), 奥地利作家。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奥地利的政治和现实, 鲜明地表达了反纳粹的观点。主要作品有小说《严寒》(1964)、《历代大师》(1985), 剧本《习惯势力》(1974)、《英雄广场》(1988)等。作家在《历代大师》中写道: “海德格尔是阿尔卑斯山前弱智的、滑稽的小市民, 德国纳粹哲学的反当动物, 一头不断怀孕的德国母牛, 在黑森林排出一摊又一摊颇具诱惑性的俏货。”——译者注

②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 1946— ), 奥地利女作家。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她继承了伯恩哈德的社会批判思想, 以批判男性专制、暴力和社会弊病著称, 主要作品有《钢琴教师》(1989)、《情欲》(1989)、《死者的孩子》(1995)等。她在剧本《托特瑙山》(1991)中, 通过海德格尔的形象探讨了知识分子面对政治权力和法西斯主张的暧昧态度。——译者注

法)或艺术家的自由呢,从杜尚(Duchamp)到德沃图尔<sup>①</sup>,艺术家们不断地在他们的实践中,把对艺术和艺术家的信仰当作赌注?

将如此巨大而直接的作用归于哲学以及知识分子言论的这种虚荣心,在我看来构成了叔本华称之为“卖弄学问的小丑”的典型例子,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笑料,当一个人做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就像一匹演戏的马拉了粪,笑料便出现了。但是,若有一件事是我们的“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家抛开使他们互相对立的冲突共有的,那就是这种对话话语权力的过分信赖。这是典型的读者(lector)幻想,这种幻想会把学术评论看成一种政治行为,或把文本批评看成一种反抗行动,并且把词语范畴内的革命当成事物范畴内的激进革命。

如何避免屈从于这种无所不能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对于激起与伟大的英雄角色的神奇认同的热情非常适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仅要思考思想和思想权力的局限性,还要思考思想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些条件致使许多思想家超越一种社会经验的界限,这种经验从地理和社会方面来看必然是片面和局部的,并且被限制在社会空间乃至智力空间的总是相同的一个小区内,被引用的参考书目的局限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书目通常被归于一门学科和一种学科传统。对世界进程的仔细观察应该让人更加谦卑,因为这一点很清楚,即智力权力只有通过对社会秩序固有倾向的意识得到行使,并通过忽略或妥协,以不可置辩的方式加强同样通过它们表现出来的世界力量的作用,才会变得如

---

<sup>①</sup> 德沃图尔(Paul Devautour),法国当代艺术家,布尔日高等美术学院院长。曾举办多次展览,他从媒体艺术出发,认为艺术实践是(信息意义上的)一切文化实践的载体。——译者注

此有效。

我不是不知道,我在这里所说的东西,我很久以来情愿至少部分地置于对理论事物的一种实践意识的潜台词之中的东西,植根于一种个人存在的独特的、特别有限的经验之中;而且,社会事件或大学生活的波折可能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意识和无意识。这是否意味着我的意图变得个人化或相对化了?人们曾把波尔-罗雅尔修道院的修士们对权威和服从的不断关注和他们揭露其根源的顽强精神与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即尽管这些修士拥有特权,尤其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但他们几乎全都属于蠢笨的资产阶级贵族,这个社会等级无论对别人还是对其本身而言,都与佩剑贵族有很大差别,并对佩剑贵族的盛气凌人忍无可忍。如果说他们对贵族价值、对权威、尤其是贵族权威的象征基础的特殊洞察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不稳定的地位,这种地位使他们倾向于对世俗权力、教会或国家持批评态度,那么这一点对这种洞察力所揭示的事实毫发无损。

应该抛弃宗教或政治伦理主义的残余,这些残余暗中启发了许多以认识论面目出现的问题。在思想范畴内,如尼采所强调的,没有纯洁无瑕的观念;但是同样没有原罪。这不是因为,人们有可能发现,那个发现真理的人有利可图才这样做,就会使这个发现受到丝毫的贬低。那些喜欢相信“纯粹”思想的奇迹的人应该心甘情愿地承认,对真理或美德的爱,如同其他任何配置一样,都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爱形成的条件,也就是一种社会位置或一种社会轨迹。我甚至确信,在思考智识生活的事物时,对揭露表现出一点个人兴趣(把这种揭露当成揭发来揭发是很容易的)确实不过分,在智识生活的事物中,我们投入这么多,因此,帕斯卡尔所说的“对知识的拒绝”甚或“对真理



的憎恨”特别强烈并广泛流传(哪怕以对于怨恨的反常的虚假的洞察力的颠倒形式出现)。

但是,历史科学第一个处于它所引起的相对化危险之中,这种科学的极端脆弱性并非无益。而且我可以求助于对知识模式或知识交流活动的指令或诱惑的异乎寻常的警惕,这种警惕是由将这些指令或诱惑永远当成对象这个事实必然引起的;我尤其可以求助于批评、检验、确立作用,一句话,升华作用,我让可能是这种或那种直觉、这种或那种预想之根源的冲动、反抗或愤怒,服从于这种作用。当我毫不谨慎地对我所组成的世界进行考察的时候,我不会不知道我必然受到我自己的分析的惩罚,而且我提供了可能会对我反戈一击的工具:人们在同样情况下使用的水浇园丁的比喻,完全指出了我所设想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反思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反思形式。

那些照柏拉图的话说能够“严肃地游戏”的人被赋予特权,因为他们的状态(或在今天,国家)为他们提供这样做的手段,但这种特权会支配或限制我的思想,意识到这一点,我总是要求我能够掌握的、可以实行最严格客观化的认识工具,同样成为针对我本人而且首先作为“认识主体”的我本人的认识工具。因此,我从两种研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两种研究是在社会方面两个相距甚远的空间——我童年的村庄和巴黎的大学——中进行的,它们使我能够作为客观主义的观察者,探索我的主观性的某些最隐秘区域。<sup>1\*</sup>事实上,我确信,尽管人们通常要求并赋予智力冒险的表现一种特殊的宽容和纵容,但惟有一种摆脱宽容和纵容的客观化行动,才使得有可能怀着超越思想的某些局限

---

\* 注释集中在本书结尾处。

性的意图发现这些局限性,特别是以特权为原则的局限性。

面对帕斯卡尔所说的“浮夸言辞”,面对智力雄心常常得以展示的不容置辩的论文的至高无上的断言,我总是感到有点忍无可忍;而且,对认识论的和理论的前提或对经典作者的无尽评论的偏爱,无疑令我有点反感,所以我从不愿意逃避被视为人种学家或社会学家之职业的最卑微任务:直接的观察,访谈,数据处理或统计学分析。我并不迎合对“田野工作”的入门崇拜或对数据的实证主义拜物教,事实上,我感到,这些活动由于其自身更加朴素、更具实践性的内容,以及它们带来的对世界的开放,并不比其他活动更缺乏智性,所以它们给我提供一个机会,让我逃开固守书斋、图书馆、课堂和讲坛的人士的经院禁闭,我的职业生活使我接近这种禁闭。我原本可以在每一行都附上涉及经验研究成果的参考书目,有些研究成果离我写这本书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它们让我感到我有权提出它们预先假设或允许我建立的普遍命题,而无需每次都拿出所有证明材料,尽管这样做在语气上有时显得过于生硬。<sup>2</sup>

社会学家的特性是做一个以言说社会世界的事物并尽可能如实说出它们为己任的人,但这特性丝毫不是一种特权:而在这方面不过是平常乃至琐碎之事罢了。使社会学家的处境自相矛盾有时甚至十分困难的是这个事实,即他被这样一些人包围,这些人要么(主动地)无视社会世界并对此闭口不谈——我不会责备艺术家、作家、学者在他们的领域内是万能的,要么对社会世界忧心忡忡且有时谈论过多,然而所知甚少(当中甚至还有公认的社会学家):事实上,这一点并不罕见,即一种迅速成名的诱惑或智力游戏的方式和模式所规定的说话义务,一旦与无知、冷漠或蔑视相结合,就倾向于到处谈论社会世界,但好像他

们没在谈论社会世界,或谈论社会世界事实上只是为了更好地忘掉或让人忘掉它,一句话,为了否认它。

因此,当社会学家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时,却打破了集体否认的怪圈:由于他竭力再现受压制的东西,试图了解并让人了解知识界不愿意了解的东西,尤其是有关它自身的东西,他险些成为告密者。但是,谁看他像告密者,如果不是他们这些人?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与他们决裂,他无法指望他们承认他的发现、揭秘或供词(应该承认,这些发现、揭秘或供词有点违反常情,因为它们也间接地牵涉他的所有同类)。

我非常清楚,当一个人竭尽全力与对一切涉及社会现实的东西的压制作斗争时面临怎样的危险,这种压制在纯粹的思想世界中如此强大。我知道,我应该正视那些从根本上拒绝客观化努力的人的道德愤怒:这些人要么以“主体”的不可还原性、以主体淹没在时间之中的名义,将任何把主体转化为科学客体的企图都视为对神圣属性的一种剥夺(在这一点上,克尔恺郭尔比起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更加明显,他在他的《日记》中谈到“亵渎”),因为时间使主体不断变化并具有独特性;这些人要么坚信他们的特殊性,从中只看到一种“揭发”的形式,这种揭发是由对其应用对象即哲学、艺术、文学等的“仇恨”引起的。

这样是很有诱惑力(且很有收益)的,就好像对“创造”的社会条件的单纯强调表达了一种将独特还原为一般、个人还原为阶级的愿望;好像社会世界将其束缚和限制强加给最“纯粹”的思想即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的思想这种看法,是一种诽谤立场的结果;好像人们对社会学家责备过多的决定论,像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或这种或那种美学或政治偏好一样,是一桩信仰的事情甚或一种事业,对此需要采取立场,要么反对之,要么捍卫之;

好像在社会学的情形中,科学介入是一种由怨恨引起的偏见,它反对所有“美好的思想动机”,独特性与自由,违反与颠覆,差别与分歧,开放与多样,以及诸如此类。

在对我的“揭发”进行的伪善揭发面前,我常常后悔没有追随马拉美的足迹,他拒绝“为了展示整体或细枝末节,对虚构并进而对文学机制公开进行大逆不道的解析”,<sup>3</sup>而是选择仅以否认的方式宣告这原则上的虚无,从而拯救虚构和对游戏的集体信仰。但我无法对马拉美为是否应该公开宣告组成的社会游戏的机制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感到满意,这些机制如同艺术、文学、科学、法律或哲学机制一样,也处于魔力和奥秘的包围之中,并且包含了公认的最普遍和最神圣的价值。采取保守秘密或仅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揭露秘密的立场,如同马拉美所做的那样,就是预先断定,只有几个伟大的知情人才具备对直面虚构和偶像崇拜之谜的真理来说必要的英勇洞察力和自发的高贵。

意识到我被迫违背的所有期待,以及我被迫对之提出挑战的“人道主义”信念和“艺术家”信仰的所有不容争辩的信条,我常常诅咒命运(或逻辑)迫使我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如此不合时宜的立场,即以仅有的理性话语为武器,投入了一场或许事先失败的战斗,以反抗巨大的社会力量,诸如思想习惯、认识兴趣、许多世纪的文学、艺术或哲学崇拜遗留下来的文化信仰的力量。

当我写有关闲暇和所有这些别的东西时,我不能不感受到我的看法的反作用,因此我更有了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我的计划的奇特性,这个计划是一种有可能表现为自我毁灭的否定哲学。在其他场合下,为了尽力平息焦虑和担忧,有时,我会明确分配给自己代笔人的角色并试图说服我

自己——还有我指导的人——确信,说出未被说出并值得一说的事情是有用的。可是,一旦去掉我所说的这些“公共服务”功能,这些辩解中还剩下什么?

我从未真正感到自己有资格作为知识分子而存在。而且我总是试图——在这里还是这样——驱除一切在我的思想中可能作为哲学唯智主义与这个身份相连的东西。我不喜欢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成分,而且在我所写的东西中,一切听起来可能像是反唯智主义的东西,都特别针对作为障碍在我身上残存的唯智主义或理智性,尽管我竭尽全力消除这些残余,它们依旧存在,而这个障碍在知识分子身上如此典型,以致我确实承认我的自由有限度。

为了结束这些开场白,我想请我的读者,甚至那些做了最充分准备的读者,暂时搁置他们可能对我的研究,以及更普遍地,对社会学可能有的先人之见或成见,这些先人之见和成见迫使我有时回到某些问题上,如同我仍将在这里做的一样,我以为很久以前在某些澄清中就已解决了这些问题,但不应该把这些澄清与通常不显著的研究进展所要求的返工或修正混淆起来。其实,我感觉自己曾被大大误解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这由于人们通常从模糊的学校教育回忆或与这个行业最张扬的代表的不幸会面为出发点,对社会学产生的观念,天哪,这些回忆或会面只能加深对这个学科的政治—新闻式印象:这门卑贱的科学被贬低的地位导致并准许那些盲目的人认为他们超越了有时超越他们的东西,导致并准许那些恶毒的人产生一种故意约简的印象,而无需受到通常与过于明目张胆地违反“慈善原则”相关的制裁。由于我的一部分研究就是为了推翻在对社会世界的分析中通用的许多思想模式(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残余

开始,这种经典除了导致政治联合之外,还模糊和蒙蔽了不止一代人的头脑),这些偏见在我看来愈发不公正或不适宜。于是我提出的分析和模式曾经常常通过某些思想范畴得到领会,这些思想范畴,诸如二元论思想大量迫不得已的两者择一(机械论/目的论、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全体论/个体论等),恰恰在我的研究中被取消了。

但是,我忘不了与我、我进行解释的困难或我对自我解释的保留有关的一切;也忘不了这个事实,即理解障碍,或许尤其是关系到社会事物的理解障碍,如维特根斯坦所见,与其说存在于理解力方面,不如说存在于意愿方面。我时常感到奇怪,真正理解我很久以前说过的某些事怎么会需要这么长时间——而且无疑还没完——,而我完全知道我当时所说的是什么。若我有时仔细研究和反复考虑相同的主题,多次回到相同的对象和相同的分析,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总是处于一种螺旋式运动中,这种运动使得每次都达到一个解释和理解的高度,并且发现未被觉察的关系和隐蔽的属性。“在我写作的时候,我无法判断我的作品,”帕斯卡尔说,“我应该像画家那样做,远离我的作品;但不要离得太远。”<sup>4</sup>我本人也愿意努力寻找一个视点,从这个视点出发,“我的全部作品”可被惟一一种摆脱了模糊或晦暗的目光所把握,我在“写作时”可能在作品中发现这些模糊或晦暗,而当我离得太近时,就停留在它们上面了。由于我更倾向于让事物处于实践的状态,我只好说服自己,试图明确我在研究中运用的生产方式(modus operandi)的原则,以及我在我的科学选择中不可避免地采用的关于“人”的观念,这样做并没有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不知道我是否成功了,但无论如何我坚信,社会世界会被更好地认识,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话语则会被更好

地理解,如果我们最终确信,没有很多难以认识的事物,这尤其因为社会世界占据着致力于分析它的人的头脑,而且它在最微不足道表象下,即随便一个调查者都可以理解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平庸见解的表象下,掩盖了关于我们最不愿意知道我们是什么的最出乎意料的发现。

# 目 录

导言 .....	1
<b>1 对经院理性的批判 .....</b>	<b>1</b>
包含与暗含 .....	1
经院配置的模糊性 .....	4
经院配置的生成 .....	9
巨大的压制 .....	11
经院名誉问题 .....	19
让根本的怀疑更彻底 .....	23
附言 1:非个人的自白 .....	28
附言 2:对历史的遗忘 .....	42
<b>2 经院错误的三种形式 .....</b>	<b>48</b>
经院认识论中心主义 .....	49
题外话·对我的批判的批判 .....	62
作为利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道德主义 .....	67
一种纯粹愉快的非纯粹条件 .....	77
理性的暧昧 .....	82
题外话·“纯粹”思想的一种“常见”局限 .....	87



象征暴力的最高形式 .....	89
附言:如何解读一个作者? .....	90
<b>3 理性的历史基础 .....</b>	<b>103</b>
暴力与法律 .....	104
法则与幻象 .....	107
题外话·常识 .....	109
指定的观点 .....	110
题外话·权力分化与合法化程序 .....	115
一种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 .....	120
科学理性的双重面目 .....	123
场的审查和科学升华作用 .....	127
对起源的回想 .....	131
反思性与双重历史化 .....	135
普遍化策略的普遍性 .....	140
<b>4 通过身体的认识 .....</b>	<b>148</b>
位置分析(Analysis situs) .....	151
社会空间 .....	156
包含 .....	158
关于经院盲目性的题外话 .....	160
习性与归并 .....	161
一种行动上的逻辑 .....	166
契合 .....	172
两种历史的相遇 .....	177
配置与位置的辩证法 .....	182
差距、矛盾与缺陷 .....	188